

● 谷 苇

记巴金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WENSHI TANSUO SHUXI

人民文学出版社·柯灵·范泉 主编

K825.6
107

86713

金 巴 记

谷 苇 著



200234308

(沪)新登字119号

责任编辑 郑晓方
封面设计 范一幸

文史探索书系

记 巴 金

谷 苇 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嘉兴市新嘉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960 1/32 印张 7.5 字数 116 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69-682-9/I·184

定价: 6.20元



巴金于1981年

谷 苇 摄

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
我有感情，对祖国和同胞有
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
种感情。

谷苇同志

巴金
五月十六日

写作不是为了自
己，
写作也是为了自己。

巴金
五月十六日

谷苇同志



左：1990年4月11日，
巴金受勋时摄于寓所（参看
《巴金受勋记》）。

下：巴金与作者，摄于
1983年初。





高莽画巴金
左：1981年9月
下：1992年1月



巴金
九二年一月十六日
我说像我，谢。

高莽画于上海
高莽

卷首语

谷 苇

巴金,是一个人;也是一本书。

面对他,至今还感到对他的认识与理解,都很不够。

从1978年以后,才与巴金接触多些。并非完全是因为工作需要,我写了这些“记巴金”的文字。但从中可以看出自己对他的认识与理解。

越来越感到:对一个人的认识与理解,是多么困难。所以,我才感到这句口号的可贵:“理解万岁!”

10多年来,尽管有机会和巴金作过上百次的谈话,包括“有标题”与“无标题”的,然而脑子里永远留有许多问题——对于巴金这个人,和这本书。

无论关于他的生平,他的经历,他的感情生活,他的交游,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幸与不幸……还有大量的关于作品的问题,特别是他的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对于我说来,似乎都并没有

• | •

清楚的答案。

他，太累了。也老了。要他再认真地、艰难地回忆与回答许多问题，那太不合适了。或者说，有些近于残酷了。

也不希望由于我的看望，给他再增加任何思想负担。尽管，多年来还是办了不少“例行公事”，不可能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生活、休息与他自己想做的工作。

其实，要认识与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还是去读他的书。对于巴金，也是如此。

从读《随想录》去认识与理解巴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对于人们对作家生平与思想的了解，无疑是极重要的。然而，还有许多书，也不能忽视。包括巴金自己也感到尚未受到应有注意的《创作回忆录》。其实，这并不是一本单纯的谈创作经验的书。读了它，对《随想录》，对作家的人生思考……都会感到有助于自己认识与理解的深化。

我还想推荐另一本书——《巴金书信集》。尽管它远非一本“全”的书信集，以后出版的《巴金全集》“书信卷”肯定分量上会大得多。但即使现有的这一本，其中很多的书简，还是很重要的。比如卷首的30封“致冰心”的信，就可以看到巴金那一颗永远燃烧的心，也可以多少知道一些他的痛苦

与不安,他的快乐与欣慰,他对未来的永远憧憬与希望……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地说起托尔斯泰,说起屠格涅夫。这自然不是随便地评论他所喜爱和敬仰的世界文学大师。他是“有感而发”的。对他的思考与意思,我总感到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实在太迟钝,也太肤浅了。

在他“致冰心”的信里,一切都可找到答案。大概正是如此,冰心才特意为他写了一幅字,录的就是清代何瓦琴的旧句,也是大家都已熟知的鲁迅书赠瞿秋白的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人贵相知,在相知心。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晚年的巴金,在想些什么呢?他对人生、对生活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随想录》5卷尚未写完,对老人坚持提倡“说真话”的精神和主张,就已经有了这样与那样的喊喊喳喳。这些非议与“小道消息”,自然也会传到虽然在病中也不放下他战斗的笔的巴金耳中,他的态度如何呢?

——“日本京都有个萩野脩二评论《真话集》,称我为‘真正的爱国者’,倒比某些厌恶我的同胞更了解我。”(1984年10月7日“致冰心”)

这几句话,说得何其坦率,又何其沉痛。

在一切无形的压力面前，他已不再畏惧：“我那第五本小书，下个月可以印出。我总算说了一点真话。我还要争取到一点时间认真思考、思考。”（1986年12月13日“致冰心”）

他以病残之身，完成了《随想录》写作之后，一度宣布“搁笔”，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我已搁笔，不再作文。可是脑子不肯休息。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1987年4月17日“致冰心”）

“一个月前不小心摔了一跤，至今疼痛不堪，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只有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紧紧抓住我的心。”（1989年3月2日“致冰心”）

“本来我想得很好：不能动笔就索性搁笔，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但没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四五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始终离不开他们。时间不多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吧。反来复去，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1989年12月20日“致冰心”）

忧国忧民的老人，即使在病床上，在深夜里，

• 4 •

也没有失去信心。

“……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这样一种语言必然产生在伟大的民族中间！”（同上“致冰心”）

那首在悲观情绪袭来时终于激励他的，使他振作起来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是《俄罗斯语言》。

这也是他近年经常背诵的：“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

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诗篇。自然，也是一首鼓舞人们对未来充满向往和无限信心的诗篇。

晚霞，是灿烂的。夕照，是迷人的。

然而，巴金在珍爱生命、珍爱生活的同时，却不能不更多地思考另一个现实的问题。

他似乎感到那位俄罗斯老人总是踽踽独行在他的前面：“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言行不一致，我想向托尔斯泰学习，可是只能做到：通过受苦净化自己。所以我还是相信：存在就是力量，那么活下去

便是战斗。”(1990年3月31日“致冰心”)

这也就是他似乎经常喃喃自语的一句话：“用笔完成不了的，就用行动来说明。”

巴金的言，巴金的行，怎样在一致起来呢？事实俱在。

而这本小书，所记的就是事实。

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

感谢柯灵先生的关切，范泉先生的帮助，上海书店编辑同志的协助，使此书得以出版。

关于这本小书的编辑意图，其实十分简单。我不过把相近的内容归纳在一起，于是有了如此的几辑。

第一辑基本是“纪年式”的纪事。从《巴金在1982》到《巴金在1987》，由此或可以大致看到这几年老人的思想、工作与生活。《杜鹃叫唤》如果换上《巴金在1990》为题也可以，纪述的是他当时的一些想法。《晚秋的追忆》则属回忆他当年南行的往事，是1990年我从闽南回沪后和他谈话引起的他的追忆，归入这辑似乎好些。把《春天的谈话》放在卷首，自然是觉得这个《谈话》内容的重要，颇可以看出老人晚年的思索。而《记巴金》一篇的插入，却是为了略事补缀1982年纪事前的印象之不

足。

第二辑多为巴金日常生活的侧写，也许有助读者全面了解巴金的思想与生活。第三辑则多属纪述巴金与海内外友人的交往，保存了一些当时的资料，有人却以为不失为“第一手的”。最后一篇《巴金在上海》，单列出来，留下一点巴老在上海60余年的生活足迹。

1992年盛夏

目 录

卷首语	谷 苇(1)
春天的谈话	(1)
记巴金	(9)
巴金在 1982.....	(18)
巴金在 1983.....	(24)
巴金在 1984.....	(32)
巴金在 1985.....	(41)
巴金在 1986.....	(53)
巴金在 1987.....	(70)
杜鹃叫唤	(87)
晚秋的道忆	(101)
巴老纪事	(119)
巴金速写	(128)
巴金三次塑像	(133)
为巴金拍照	(135)

电视机前	(143)
巴金之家	(149)
西湖梦寻	(156)
温馨的友情	(160)
雨后	(165)
秋阳	(173)
往事并不遥远	(177)
巴金与聂华苓	(183)
友谊之书	(187)
友谊之藤长青	(191)
巴金受勋记	(195)
细雨洒遍人间	(197)
巴金在上海	(206)

春天的谈话

——巴金纪事

1991年。江南的春天，是多雨的。

在杭州灵隐古寺左近的白乐桥，一个小小山村的尽头，就是我们暂住的那个小院。几间平房，粉墙黑瓦，窗明几净。两株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香樟树，如同亭亭的华盖，荫蔽了大半个院子。树荫下边，是喝茶闲话的最佳去处。自然，还得是雨过天晴时。

香樟树下，巴金坐在藤椅上，心情似乎总是特别安闲。不知为什么，此情此景总让我联想起远在北国的冰心老人客室中那一幅对联：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1925年那个“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为冰心书写了这对联。之后66年的漫长岁月中，世界起了多大的变化！经历这样一段沧桑世变的老人，回顾往事，他们的心事究竟怎样呢？

• 1 •